歷史與空間

■張桂輝

陽春三月放蠻記

三月春風分外暖。從古到今，詩人多愛吟詠它：「三月春風開牡丹」，「三月春風困柳條」，「三月春風滿瑤水」……陽春三月，草長鶯飛，是人們「遊春」、「踏春」的最佳時節。宋代歐陽修有詩曰：「紅樹青山日欲斜，長郊草色綠無涯。遊人不管春將老，來往亭前踏落花。」

4月12日，農曆三月二十。吃罷早餐，女兒發話：「爸媽，今天天氣好，我們一起帶『石頭』去『浪漫海岸』玩玩。」「石頭」，是我未滿周歲外孫的小名；環東海域濱海旅遊浪漫線，起於集美大橋、止於官濤溪口，是廈門市政府為民辦實事項目之一。

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近三個月，我們全家不曾「傾巢而出」。老伴聽罷，立馬附和。一向好靜的我，為了不影響大家的情緒，放下正在趕寫的一篇徵文，和全家統一行動。在前去的途中，早些年間領略過的莆田湄洲島黃金沙灘、廣西北海瀾洲島黃金海岸，去年十月遊覽過的、有「南半球的邁阿密」之稱、全世界最長沙灘海岸之譽的澳洲東部昆士蘭州的黃金海岸，以及新西蘭最大的港口城市奧克蘭郊外因一部《鋼琴別戀》電影而名揚天下、世上罕見的黑色沙灘等，接二連三在腦海中閃現。心中遂生疑問：浪漫海岸能有多浪漫？

不到半小時，抵達目的地。下了小車，推着童車，抵近海岸，一條紅藍分明、寬約10米的自行車道、人行步道出現在眼前。女婿說，這條景觀步道，融入了部分閩南文化元素，與濱海旅遊浪漫線一期串聯起來，環繞同安灣，樂迎天下客。

細加觀察，果不其然。這條長10公里的浪漫線，猶如一條彩鏈，繫在環東海域，給原本生硬、生機無多的海岸，平添了浪漫氣息與別樣風情。海岸邊，白沙細軟，海水湛藍，微風吹拂，撥動心弦，天高雲淡，四顧如畫。目睹此景，我嘖嘖稱讚：「這是我所見過的最美麗、最浪漫的海岸。」

放眼沙灘，戴着口罩的遊客不多不少。他們有的撐個帳篷靜靜小憩，有的推着孩子緩緩移動，有的三五成群陶陶嬉戲，有的走向灘塗慢慢尋覓。觸景生情，平生愛海的我，不由自主地向海灘走去。

少年時代，我生活在莆田，曾隨父親去拾海，見過可愛的跳跳魚、機靈的沙灘蟹。一次，在海邊發現有人叫賣「怪物」。雖然有殼，卻並非螃蟹；長得怪異，卻頗為可愛——身上有根「帶刺的尾巴」，不時左右晃動着。父親告訴我，這是鱟，生活在深海，它的血是藍的。父親當即買了一隻。那時，沒有「野生動物保護」之說，也沒有任何調料，清湯寡水，並不覺得好吃。父親手巧，用鱟殼做了一隻「錐體」水瓢。後來我才知道，鱟甲殼不僅可以做鱟勺，還可以做鱟樽。宋代詩人陸游《近村暮歸》詩云：「莫笑山翁雪鬢繁，歸休幸出上恩寬。鱟樽恰受三升醞，龜屋新裁二寸冠。」從那以後，鱟便留在我的記憶中。

那天，適逢退潮。我穿着春節前女兒剛剛為我買的皮鞋，小心翼翼走向灘塗。灘塗上，有的地方尚有「積水」，有的地方表面是「乾的」，一腳下去，海水伴着稀泥，親吻我的皮鞋。我全然忘了皮鞋會受其腐蝕，只顧俯下身子，尋尋覓覓。發現最多的是小海螺，牠們毫無顧忌，我爬我素。尋着尋着，不經意間，一隻在積水中爬動的幼鱟進入視線。活了大半輩子，不曾在海裡見過鱟呢。實在是出乎意料，真個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我喜滋滋把牠輕輕捉了起來，放在手掌上，但見牠背上吸着一顆海螺，立馬把可惡的小螺拔去，不忍心讓幼鱟過久「脱水」，我大步向海灘走去，把牠放歸大海。

鱟，節肢動物，甲殼類，尾堅硬，狀如利劍。其祖先出現在地質歷史時期古生代的泥盆紀，原始魚類剛剛問世。近4億年過去了，與牠同時代的動物，包括最早出現在三疊紀的恐龍，或已進化，或已滅絕。惟獨鱟，繁衍至今，舊貌無改。故有「活化石」之稱。

1980年，北京農業電影製片廠攝製了一部彩色科教片——《藍色的血液》，其「主角」便是人們罕見的鱟。這個奇特的水族動物，不僅外貌古怪，而且血液是藍色的，人們用這種血液製成的「鱟試劑」，可以檢測人體內毒素和藥品、食物的細菌感染。因此，這個被稱為「醜八怪」的動物，便成了受保護的珍貴動物。《藍色的血液》獲第12屆西柏林綠色農業電影節金穗獎。獲得1980年文化部頒發的

■鱟的生存意志堅強如鋼。　作者供圖

優秀影片獎。還獲得了1981年第1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科教片提名。

鱟生長速度緩慢。要脱十多次殼，方才發育成熟。鱟的棲息地與年齡有關，幼鱟生活於海岸泥灘地，隨着年齡的增長，逐漸游向外海生活。自立夏至處暑，是鱟的產卵期。漲潮時，雄鱟抱住雌鱟，成雙成對爬到沙灘上挖穴產卵。「家在蠔山蜃氣開，鯨潮初定鱟帆來。」鱟背部甲殼可上下翹動，上舉時人稱鱟帆。

鱟是暖水性的底棲節肢動物，棲息於20-60米水深的砂質底淺海區。主要以小型甲殼動物、小型軟體動物、環節動物等為食，有時也吃一些有機碎屑。鱟，有一個值得稱道的可貴品格——感情專一。雌雄一旦結為夫妻，便形影不離。肥大的雌鱟，終日馱着瘦小的夫君，蹣跚而行，艱辛覓食。人們只要捉到一隻，提起來便是一對。因而鱟享有「海底鴛鴦」之譽。

鱟，論長相，不如跳跳魚雅觀；論反應，不如沙灘蟹機靈。跳跳魚，頭大而平，眼睛長在頭上方，烏溜溜的眼球突出，宛如兩個探照燈；沙灘蟹，有着強大的「玩球」愛好與能力，一天下來可以「改造」一片沙灘。我之所以對其貌不揚的鱟念念不忘，不僅因為牠們的藍色血液與眾不同，而且因為牠們的生存意志堅強如鋼。比鱟「年輕」的龐然大物——恐龍——早已從地球上消逝了，而牠們非但頑強地存活下來，且默默堅守、生生不息。這是多麼執着的生活信念，多麼堅定的生存意志！

那天回家，女婿把我所拍的視頻編輯配樂，附上我寫的「今日天晴，欣然觸海。不經意間發現一隻海底精靈——鱟。如獲至寶，喜不自禁。為牠拔去一顆吸附在背的小海螺後，不惜濕鞋，將其放歸大海」幾句後，發到朋友圈，有人「獻花」、有人「點讚」，有人「表揚」。老葉則發來六個字：「勝造七級浮屠」。老黃在微信中發來一段語音：「老張，我外孫説了，鱟是國家二級保護動物，你做了一件好事……」乍一看，是對我放鱟之舉的誇獎。細思量，實為對野生動物的愛護。

字裡行間

■黃仲鳴

馬幼垣筆伐郭箴一

某年任職於某報，於副刊塗一個小專欄。有次寫了篇馬幼垣的《中國小説史集篇》，隨收到馬幼垣來函欲晤。大教授見召，豈可不往，而心亦喜之。

那篇小文章，對馬教授治中國舊小説的灼見，十分推崇。主要是他對史料的苦苦追尋和苦苦考證。搜書，亦我之所好也，例如在劉鶚庚子救濟事件中，有兩書馬教授急欲尋證，一是陸樹藩《救濟日記》（一九〇一年）、二是《救濟文牘》（一九〇七年），他説：「我隨時留意這兩部書的下落，前後近二十年，香港、台灣、美國各圖書館都沒有（歐洲幾間圖書館，我僅草草查過，不敢確定）。找資料，苟有恒心，天壤間要是尚有存本，早晚會找到的。」

由此可見他的恒心和信心。結果是，這兩個文本，卒之給他找到了。

與馬教授相晤後，他要往我住處書齋參觀；他看我的文章，知道我藏有很多秘本密笈。我也沒推卻，只説，藏書分多處，居處雜亂，書山沒徑，未必找到你要尋的。他説無妨，於是同登我半山一村屋二樓。他見書如蜂之見花，其相其情，正牌是一書癡也。

■復睹故人舊書，不勝思念。　作者供圖

報端那小文，事隔這麼多年，寫些什麼，忘了。今翻出《集稿》，重看了印象深刻的〈小説研究的點點滴滴——代序〉、〈話本小説裡的俠〉、〈郭箴一「中國小説史」的來源〉、〈小説史裡的蒙汗藥和英雄形象〉。郭箴一的書，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以前，此間的書坊、舊書攤常常見到；台灣也有翻印本，其名聲之響，於後學小子心中是何等景仰。但馬教授大筆一揮：「其中有小説史以來最壞的，莫如郭箴一的一部」，他説，是書刊於一九三九年，面世以後，竟沒「灰飛煙滅」，印了又印，致「孽種橫流」，馬教授看不過眼，一九七八年遂發文揭其弊，「以正視聽」。郭箴一何許人也，與馬教授相晤時，忘了一問，只知他在文中稱其為「女士」。郭女士「狠抄亂抄」，閉目胡抄。既抄魯迅《中國小説史略》（據云有一百處之多）、趙景深《小説閒話》等，馬教授説「荒謬絕倫」，見這書「印了一次又一次」，那才「浪費點篇幅」駁斥。

遙想當年，小子如我亦購獲，惜學問根柢淺，閱書不多，當然看不出其騙人之處。於今學術詐欺仍輒見，抄襲仍風傳，有識之士，理應有馬幼垣之風，力而伐之，「以正視聽」。

馬幼垣嗜書，由闖我書齋之情景可見。當然，他亦沒有什麼收穫，因為亦沒有什麼書適合他。我藏的書仔如《殺人王》、《牛精良》、《倫文敘》等，亦不合他的脾性和研究路向。他説最愛《水滸傳》，將專精探討；而最有興趣的是晚清海軍史。果然，其後這兩個課題他都拿出成績來。馬幼垣是香港仔，港大畢業，負笈美國，教書多載後回港大、嶺大任教。那次相會後，好像還見過一兩次，也送我幾部關於《水滸》的著作。嶺大退休後，便鮮與相見了。

還在香港否？念之。

民間文學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偷雞·大人大姐·匿埋、唔出窟、匿屋匿窟

廣東人也會叫「吞pop」（偷懶、蛇王、開小差）、曠工、逃學等行為做「偷雞」。「偷雞摸狗」指做事偷偷摸摸，不光明正大，所以「偷雞」也予人這種感覺。筆者認為「偷雞」一詞可能由以下的音變而來：

透計——「透」過小「計」來達成目的

偷機——「偷」取「機」會

投機——利用時機，獲取利益

如是者，「偷雞」就是用以描述看準機會去進行一些不大正路的行為。

廣東人有所謂「大人大姐」。由於「姐」是女性，一般都以為「大人大姐」就是指男人女人。其實「姐」是「人」的文雅別稱「者」的諧音，所以「大者」與「大人」都表示成年人，那「大人大姐」也指「大人」。作為「大人」，無論學歷高低，應已掌握「基本」的人情世故，如：有禮貌、有公德心。如有「大人」的表現不符預期，有人會用類似如下話語來譏諷他：

大人大姐，竟然這樣那樣

廣東人叫終日待在家中，足不出戶做「匿埋」、「唔出窟」、「匿屋匿窟」。「匿」，文讀「nik1/暱」，白讀「naat3」，有藏起來的意思；「窟」，讀「忽」，指洞穴（原始人居所），也指聚居的地方（如「貧民窟」）。「唔出窟」相當於「唔出屋」；「匿窟」與「匿屋」無異。由於可解作屋、户的「室」與「窟」音近，所以「匿屋匿窟」也可作「匿屋匿室」。

根據近期的「新冠」確診個案，無可否認，以有「外遊」記錄居多，尤其是英美留學生。這類人士大多是「大人大姐」甚至知書識墨，理應在此「非常時期」知所進退——自行「匿屋匿窟」，奈何當中有人置「家居隔離令」於不顧，「偷雞」走進社區，間接造成疫情的「第二波」；全民對此惡行無不咬牙切齒，反應如下：

為咗美食走落街，莫怪追你九條街；
人格何來如此差，莫怪鬧你係人渣。

x　x　x

家居隔離莫放縱，大人大姐應該懂；
偷雞斷正被指罵，全城圍捕好羞家。

x　x　x

外國回港學生哥，感染數字何其多；
有理冇理行出街，有冇諗過累通街。

x　x　x

林鄭呼籲你要聽，咪話肺炎唔使驚；
戴住手帶通度走，送你隔離營咁咁。

執筆時，本地確診數字連日維持在個位數，顯示疫情有緩和跡象。觀乎前幾天的復活長假，市民已來個忘情樂消遙，有行山的、有往離島的，有往看日落的；就目下形勢，筆者寄語：

良辰美景共欣賞，頓覺生活似如常；
實情疫情還未過，宜在家中坐多坐。

x　x　x

周度旺場固可喜，提防樂後會生悲；
唔嚴守社交距離，勿望清零早日嚟。

x　x　x

早排唔敢四圍貢，確診回落人放鬆；
輕心聚衆廢前功，抗疫宜緊不宜鬆。

x　x　x

確診回落咪老定，疫情緩和未確認；
保持戒備先至醒，咁至有望快歸零。

詩語背後

■江鄰

醉花陰·摩星嶺軼事

西嶺喚摩星，悠悠遠客吟
海天登頂闊，草木入蔭深
日落殘垣壁，風清逐浪亭
由來多少事，一夢寄亡魂

這首五律詩，寫於十二年前。那是一個無所事事的周末下午，與朋友相約行山，無意中上了摩星嶺。摩星嶺位於香港島最西端的小山丘上，海拔只有260米，卻孤聳獨立，如一座巨大的炮樓，鎮守着維多利亞港。平常來這裡行山的人可能就不多，那天遊客似乎更少些。我跟朋友沿着彎彎曲曲的盤山路，邊走邊聊。不知不覺到了山頂，眼前是一片開闊地，旁邊有頗具規模的舊建築遺蹟，與大好山色相伴。那還真是一座炮台遺址，殘破的營房緊挨着，枯井般讓你不忍直視，一管棄用的火炮架設在凸出的巨石上。徜徉於斷壁殘垣之間，敗枝雜然，野花零落，讓人隱隱感受到當年戰事的硝煙。

山風掠過，鳥語起伏，遠處海面上，夕陽灑下斑駁的燦爛。我和朋友相談甚歡，下山時已是薄暮時分，還有些依依不捨。衰敗的工事被晚霞勾勒出剪影，茂密的樹林變得有些模糊，灌木叢中傳來陣陣山蛙的鳴叫，洪亮而蒼涼。回到宿舍，意猶未盡，晚飯也沒顧上吃，急切地上網查閱資料，感念於摩星嶺的前世今生，留下了這首小詩。

香港地形，山嶺眾多。行山兼具運動和休閒兩大功能，很是受人歡迎。十幾年下來，我幾乎踏遍香港所有大山小嶺。每個山頭，每條行山徑，都有它的特色和故事。或如獅子山的奮進、太平山的富貴、炮台山的豪邁，或如大帽山的雄渾、鳳凰山的禪意、畫眉山的清幽，或如龍脊山海天一色、八仙嶺飄逸瀟灑、蚺蛇尖跳脱超然……小小的摩星嶺，則承載了這座南國邊城的哀傷和無奈。

香港歷來是一座海防城市，早期防海盜，近代抵禦日寇，留下了多處炮台遺址，遍佈港九新界。僅就港島而言，比較著名的，東有鯉魚門炮台，南有赤柱炮台，西有摩星嶺炮台。摩星嶺炮台由來已久，1900年這裡即有駐軍並動議修築要塞，1909年開工，1911年完成。準確地説，摩星嶺炮台是由多座炮台組成的炮台群，山頂、山腰、山腳均有分佈。各炮台相互呼應，面對東博寮海峽與硫磺海峽，當時極具軍事戰略價值，經歷過多場戰事，守衛着維多利亞港的西門戶。

走過這些戰事遺址，你不由會聯想到當年的戰火與犧牲。但更讓人感懷的，是發生在上世紀中的「秧歌舞事件」。

1949年1月，接連潰敗的國民黨政府宣佈遷都廣州，大批國軍官兵及眷屬隨政府南遷廣東一帶。年底，國民黨政府撤出大陸，退守台灣。部分國軍官兵未及或不願撤退到台灣，加上大批政府官員和商人逃難而來，香港人口從二戰結束時的六十多萬激增至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的二百餘萬。面對大批難民，居所供不應求，各式各樣簡陋住宅和木屋區應運而生。1950年春天，一批國軍退伍官兵落戶摩星嶺，荒涼的山坡上冒出大量油紙草棚搭建的規格不一的營帳，另一些人則棲身在廢棄的兵營或空置的堡壘內。這樣，香港歷史上第一個主體為國民黨老兵及眷屬的難民營——摩星嶺公民村出現了。

當年的香港，革命激進情緒高漲，不時有左派學生成群結隊到公民村挑釁。6月18日，恰逢端午節，香港公眾假期。這天上午，左派工會背景的「軍政醫職工旅行團」二百六十多人，組成一支秧歌腰鼓隊，揮舞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浩浩蕩蕩開入摩星嶺。甫一進村，就敲鑼打鼓起來，一邊扭着秧歌，一邊高喊：回鄉去回鄉去！大陸解放，你們逃來香港，將來香港解放，再逃往何處？國民黨老兵受到刺激，揮拳相向，雙方大打出手，最終演變成流血衝突。衝突持續四五個小時，發生了三次混戰，造成六十多人受傷，其中六人重傷。

面對持續經年的兵荒馬亂之局，港英當局本已疲於應付。如果任由國共兩派勢力在香港正面交鋒，這片彈丸之地，無疑更加危機四伏。當局迅速行動，不到半個月就作出決定，聯同警方，半説服半強迫，租用數艘油麻地小輪，兩天之內把六千多名國民黨老兵及眷屬匆匆遷往炮台山（亦稱魔鬼山）腳下的一處偏僻海灣，搭建寮屋棲身。此地並無公路相通，因海灣規圓如鏡，曾被漁民稱作照鏡環，陸上山崗則叫照鏡嶺。後因一商人在此開廠失敗，上吊自殺，亦被稱作吊頸嶺。政府取其諧音，改名調景嶺，寓意「調整景況，重開新張」。

秧歌舞事件，比較典型地反映了香港的尷尬處境。從二十年代初省港大罷工起，歷經國共兩黨的合作與對抗，台灣與大陸的分治，以及數次逃港潮，香港一直小心翼翼地維持着一種平衡。對國民黨坐大和共產黨坐大，都懷有一份天生的警覺。1997年以後，這種心態的後遺症還在，主權雖然回歸了，人心並沒有完全回歸。從某種意義上説，二十世紀以來，正是國民黨放手，共產黨放手，香港才得以漂泊於亂世，獨存於東西方的夾縫之中。這是香港的幸運，也是香港的宿命。摩星嶺公民村被拆除了，這片山坡重歸沉寂。在迷信的香港人看來，這裡從戰事到鬥毆，是多次流過血的「凶地」。並且，北邊山腳下還有港英政治部設立的拘留所——白屋，專用於審訊政治犯。南邊山腳下則是一大片墳地——薄扶林道華人墳場。該墳場始建於1882年，是首個為華人而設的永遠墳場。很多赫赫有名的歷史人物都長眠於此，包括孫中山的女兒孫琬及女婿戴恩賽，老師區鳳墀、王煜初，同學胡爾楷等。由於這些緣故，摩星嶺周邊長期流傳着種種靈異故事、鬼魂傳説。難怪這一帶依山傍水，風景絕佳，人丁卻不興旺，豪宅很少，處處透出某種荒涼來。

我倒是喜歡這份特有的寧靜，因為家就住在附近，不時登臨，既是鍛煉，亦可冥思。今年清明前夕，我又獨自登上摩星嶺。天空剛下過小雨，眼前是一片茫茫白霧。佇望腳下，這座被稱作「東方之珠」的南國邊城，近些年來，時運何其不濟，舊亂新疫，戾氣充斥，民生困厄。想起前日與王運豐博士登頂飛鵝山，鳥瞰港九全景，但見維港上空，霧濃霾重，氣滯雲凝，心裡無端有些沉重。王博士是資深傳媒人，看問題自有獨特視角。他説如此天象，乃死局之境，哪像當年香港，左右騰挪，中西通達，一派雲舒雲捲之勢。此時立身摩星嶺上，思前想後，沉重再起。當下香江，今非昔比，這驚天大漏，堪與誰補？一時悲從中來，填一曲《醉花陰》，紓解心中塊壘。

獨上摩星陰雨後，
佇望香江久。
濃霧鎖長空，乍暖還寒，
最是難時候。

遙想他年三五友，
明月黃花酒。
小島自偏安，卻到如今，
誰補驚天漏？

我把新詞微信給好友陸海，旋即收到她發來的感慨：「最近的日子，每天都被淹沒在各種各樣的信息中。可能用的消毒酒精多，感覺智商正在下降。想起《基督山伯爵》結尾那句話，人類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五個字裡面：等待和希望！現在世界真的是要團結起來，互相分享經驗和資源。最重要的，我們欠大自然的太多，要有敬畏之心。真的期待蒼天原諒人類的愚昧貪婪，讓大家早些恢復正常的生活，可以如常地享受大自然給予的恩。」摩星嶺真是一個特別的地方。為什麼叫摩星嶺呢？説法不一。比較靠譜的是，與它遙遙相對的西高山俗稱摩天嶺，彼為摩天，此為摩星。摩天與摩星之間，一條長長的薄扶林道，如巨蟒盤旋，貫穿港島南北。這是一條繁忙的大馬路，看着川流不息的車輛，繞過墓塚井然的大片墳場，聯想到關於摩星嶺的各種靈異故事，一絲悲涼漫上心頭：古往今來，世移時易，多少摩霄摘斗夢，萬般無奈寄亡魂……